

## 劫後的國都

鄭國輝

11月10日清晨，輝社同學和家眷，一行四十二人，帶著惺忪睡眼，漫步踏出柬埔寨金邊國際機場。金邊導遊林龍，是一位身型健碩的中年人，他是柬埔寨土著，祖籍廣東潮州，能說一口流利的粵語。他帶我們踏進旅遊車，車子在公路上奔馳；目的地是金邊郊區的湄公河Mekong River岸邊一碼頭。這碼頭非常簡陋，只不過是一沙灘地區，河邊泊了一兩邊洞開的大艇，大概這就是我們遊河的工具了。我在這「遊艇」中坐在黃秉權、陳瑞君夫婦背後。秉權回轉頭向我說：「你瞧，這船沒有水泡、救生衣的設備，若在河中有意外，怎麼辦？」我是屬於「可沉大海」級人物，全不懂泳術，若船有沉淪之禍，定遭滅頂。

逆水行舟，前進的速度異常緩慢。清風撲面，驅走了各人的睡意。事緣昨夜慶祝金禧，擾攘了一整夜，沒有人好好休息過；為了乘從香港赴金邊的早機，天未光便要起床，收拾行裝，準備出發。吹來的涼風更沖淡了熱帶的暑氣，給我一個錯覺：柬埔寨的天氣，我總受得住，怎知二天後，在吳哥窟叢林內，熱浪翻騰，潮濕蓋身，整天汗流浹背，飽受煎熬之苦。湄公河的河面遼闊，濁浪滾滾。兩岸都是蔥蘢蒼翠的熱帶植物，環境寂寥得很。偶然見到一座高棉廟宇，點破了單調的場面。一位農夫拉著或騎著大水牛，給這靜止的鏡頭創造些許動態。方鋒培對我說：「幾個月前，我遊多瑙河，從維也納到布達佩斯，兩岸景物，令我看得眼花瞭亂，這裡甚麼也沒有。」此話我不全部同意，湄公河的野性不馴、粗獷、奔放，別具一格。這是世界上第十二大河啊！它源出於中國青海和西藏間高山中。流經雲南省時被稱為瀾滄江。六年前我參加輝社張家界、四川、雲南之遊。曾在西雙版納首府景洪住了兩晚。一日從景洪出發往勐侖的熱帶植物公園，沿著瀾滄江上橄欖壩，一路嫵媚的農村景色，深印腦海。相信黃秉權、陳瑞君夫婦，蕭沛錕、張小桃夫婦和方鋒培還記得很清楚。我們今天遨遊在湄公河上，這是瀾滄江下游，此河曾流過或夾雜和挾攜祖國的土壤，抵達柬埔寨，畢竟是長路遙遙，殊屬難得，說起李白詩句：「仍憐故鄉水，萬裏送行舟」。親切之情，油然而生！

瀾滄江離開中國境，成了湄公河，在寮國和緬甸的邊界上盤桓著，流過寮國的首府永珍Vientiane，繼續南下，在寮國和泰國的邊境內徘徊。經過無數急流險灘，在寮國

南部Khone瀑布猛劇下降，進入高棉平原，激動的水花漸趨寧謐。湄公河在金邊境內分成三條支流，二條再南流出海（即湄公河下游和白適河Bassac），另一條支流是洞裡薩河Tonle Sap River北折入洞裡薩湖Tonle Sap Lake，這是東南亞最大的淡水湖。洞裡薩河是匯入河還是流出河呢？這身份視季節而定。在雨暴潮漲的期間，湄公河飽滿溢瀉的河水從洞裡薩河北流入洞裡薩湖，所以湖的面積時大時小，膨脹時緊貼暹粒市邊，在乾旱的期間，湖水從洞裡薩南流回歸湄公河。洞裡薩湖是湄公河很理想的水量調節器，既防江洪泛濫之災，又可紓解枯旱缺水之苦。金邊很自然成了三河會合，四臂交流的內陸港口，亦是甚為富庶的魚米之鄉。自1432年吳哥王朝遷都此，已具有城市規模。雖屢經戰亂摧殘，金邊作為近代高棉的政治中心，兀立不移。

船行了個多鐘頭，在湄公河河心一島邊停泊，林龍領導我們一行人，魚貫登島上一小丘，在一涼亭休歇。亭內有一年約十二歲的女童，出售各種紀念品，頭巾、披肩、小手袋……等擺得琳瑯滿目，處處皆是。這一回，女同學和社嫂們可忙了，紛紛採購。已是時近中午，腹如雷鳴。林龍率大眾往附近一傣式竹樓吃午餐。樓高二層，形式類似六年前我在西雙版納見到的（請參閱雲南遊記）。樓上是自助餐，有多樣高棉菜式。飯後又到一劇場欣賞高棉民族舞蹈。劇場和竹樓有小徑相通，林蔭蔽日，幽邃離塵。這湄公島午餐確是柬埔寨之旅一很好的前奏曲。

回市區因順流而下，行舟快捷得多。我們參觀兩處和高棉歷史有密切關係的景點：

（一）寶塔山Wat Phnom只有二十七公尺高，是人工堆積的，成為金邊市區內最高的山丘。山上是柬埔寨第一座佛寺，紀念一農婦名為邊夫人（Penh）的。古老相傳，1372年，金邊地區為洪流淹沒，邊夫人發現大樹幹漂流。她和幾位婦女打撈上岸，在樹幹的洞內找到一尊石佛像和四尊銅佛像。她到處募捐，請人協助，在家門不遠處築了一座小山，山上建一寺門供奉這些佛像。後來市民尊敬邊夫人的虔誠，就將小山喚作Phnom Penh，即邊夫人的山。華僑因為Phnom和粵語的「金」音近，小山就成了「金邊」，這是建城的由來。雖然金邊建城的歷史不及羅馬、華盛頓、西安、日本京都……等的輝煌。但它，像現在的市容一樣，自有其純樸、可愛之處。參加「趕鴨仔隊」式旅行，時間不容許我上山觀摩佛寺內的文物。山下的廣場是頗熱鬧的，擠擁著乞丐、頑童、賣飲料的婦女，和手持籠中鳥的小孩。後者向遊人搭訕，說「我佛慈悲，施捨少許，放生罷！」若給小孩一點碎紙幣，他果然將籠打開，小鳥向天空飛翔而去。遊客可不知道，這些小鳥受過訓練，不久便飛回主人的籠內，小孩又可作第二單生意了。雖然跡近欺騙，總比在西班牙、捷克……等地，小孩加入扒手集團，竊取遊客財物好得多。為了生計，弄這些小戲法，博取一笑，於事無傷。

（二）獨立紀念碑，建於1958年，風格是仿吳哥窟的大塔。1953年，柬埔寨脫離法國殖民統治，舉國騰歡，這是柬埔寨歷史一大里程碑。1958年被改為勝利紀念碑，紀念



在簡陋的碼頭登船遊湄公河



獨立紀念碑



王宮上的雕像也很講究

陣亡或失蹤的高棉人。塔高七層，最頂五層周圍飾有二十個納伽Naga蛇神（直立著的眼鏡蛇）頭部的土雕像。此塔自遠處瞭望去，宛若燦開著的蓮花。紀念碑的周圍是公園化的獨立廣場。碑矗立在兩大道的交叉處，車水馬龍，川流不息。我們都在大路對面，遠遠觀望，只有潘福輝用上乘輕功，避開車輛，往塔的底下，作近身拍照。後來我方知道他是製作柬埔寨之旅的錄影碟。

當然王宮是柬埔寨的皇牌景點。王宮內有大小宮殿二十餘座，為黃色的城垛形圍牆環繞著。王宮在洞裡薩河畔，每一宮殿豎著八角塔尖琉璃瓦頂，甚為醒目。王宮完成於1919年，有近百年的歷史。最值得參觀有兩部份：

（一）君王御座Throne Hall，新國王在此舉行加冕儀式，這亦是國王接見和招待外國使節之處。紅色高棉Khmer Rouge執政時，在此有不能彌補的破壞。屋頂是模擬吳哥窟巴戎寺Bayon Temple的四面佛，五十九米高的塔。大廳內有御座二：分為王和后所用。四壁的圖畫是基於印度教中Ramayana的故事。毗鄰是拿破崙亭Napoleon's Pavilion，這座法國式的建築物處在高棉式的建築群中，有點不倫不類。這是在十九世紀時，法國Napoleon III的皇后Empress Eugenie送給柬埔寨王Norodom（在位期間1859-1904）的禮物。現存放著王家私人物件如肖像、餐具、勳章……等。

（二）銀閣Silver Pagoda，這是所有宮殿中最寬宏和奢華的，特點是在地板上蓋滿每塊重達一公斤的鑲花銀磚，總共用了五千塊銀磚。這是命名銀閣的根由。陳設中有一

重達九十公斤的金佛像，全身鑲嵌了九千五百八十四顆鑽石，尤其是胸前的一顆，大及二十五克拉，這應是銀閣中最珍貴的寶物。另外還有一尊高約二尺的綠玉佛，是用整塊翡翠雕成的。閣內還有純金的大、小佛像，鑲金壁畫，歷年來各國元首訪柬埔寨時的贈品等。出來時瀏覽了禦花園。琪花瑤草中雜有很多珍品蘭花。我特別感激霍秀森、胡露施兩位同學，替我拍了好些紀念照片。

晚飯在白適河餐館。這海鮮自助餐是全程最精美可口的。常見的貝殼動物齊備，魚、蝦、蟹品種有多類。乾燒巨型蝦尤膾炙人口：肉多、汁多，鮮味爽脆，齒頰留香。霍秀森說：「回家告訴親友，柬埔寨之行，最欣賞的是各式烹飪，此話氣死文化界人物。」我有切身證明，此行使我的肚脯漲成象大佛般。三河流經金邊和北部的洞裡薩湖，都是盛產海味的。所以此雖是內陸城市，山珍海錯，不遜於海洋邊緣的港口。夜宿Intercontinental Hotel，樓高十五層，是金邊唯一摩天大廈。地處城南新區，毛澤東大道旁，離市中心頗遠。我沒有機會逛設在洞裡薩河旁之夜市，是此行的遺憾。

早餐後林龍率領我們往鐵棉市場（亦稱中央市場）購物。這是很巨型的拱頂建築物，有類中東地方的神殿，裡內包羅萬象，售賣珍珠寶石、古董錢幣、假名牌手錶……還有各類食物，花樣繁多的服裝、家庭用品、折花和盤景等。舖位小小的；行人道窄窄的；人頭擠擁著。龍基逸、梁美蘭夫婦幫忙我，買了三件不同顏色的Polo Shirts，五美元一件，十分便宜。我本想多買，但行李箱要預留空間，放置三藩市輝社金禧時需用到的道具，只好作罷。林龍告訴我們：用洗手間的，最好在此地解決，入門費是高棉幣五百分。我和潘文熙（他沒有高棉幣）向指定方向走去。地面很濕，行近目的地時，一條小川在裡內源源流出來。我給守門人一千分紙幣，解決後，見到一婦人手提一大桶水，倒向地面沖洗。步回市場時，數位女同學和社嫂迎面而來，我告訴她們：地面上的小川含的化學成份。嚇得她們，鞋底免沾污水，毫不猶豫地掉頭而去。



中央市場門口

高棉的歷史染著血淚斑斑，尤以上世紀七零年代紅色高棉統治時期為甚。1975年4月17日Pol Pot領導紅色高棉Khmer Rouge軍隊開入金邊，推行了一系列的極左的社會變革。他們將首府和各省會的人口，包括老病弱殘，強迫遷往農村。這些流離失所的人群，像奴役般被編成小組，



每天工作超過十二小時以上，稍有不從或不順便被處死。紅色高棉取消貨幣，停止郵政，斷絕國家和外界聯繫。Pol Pot用最殘忍的手段清洗實際或理想的敵人。在這血腥鎮壓下，成千屢萬人便被無辜犧牲了。紅色高棉執政期間共三年八個月零二十一天，被屠殺的人數約二百萬左右。此外饑餓和疾病奪去了上百萬人的生命。這樣濫殺同胞，人類歷史上是很稀見的。1979年越南武裝部隊推翻了紅色高棉在柬埔寨的罪惡統治，並在金邊扶植了一個親越政府。金邊一片荒涼，「田園寥落干戈後，骨肉流離道路中。」

監獄博物館是紅色高棉殘暴和野蠻的見證。我曾參觀過耶路撒冷的大屠殺紀念館和波蘭Auschwitz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納粹黨拘捕猶太人的集中營，都是很震撼人心的陳設。金邊的監獄博物館展出的慘無人道，不下於前二者，而受害者幾乎全部是自己的同胞。紅色高棉執政人的心狠手辣，比當年的納粹黨德軍尤甚。



大屠殺紀念館部份顛骨

博物館的前身本是一高中學校校舍，四棟樓房圍著一庭院。地面有兩列共十四座墳墓，長方型呈純白色。越南軍在1979年1月7日攻入金邊時，監獄守衛匆忙撤退，將正在被嚴刑拷問的十四名人犯立即處決。這些墳墓就是他們的長眠處。

四棟樓房的課室都被改成牢房。我們只參觀了三間，房間內有一張鐵床和各種刑具。牆壁和天花板仍保留鮮血飛濺汗著的痕跡。房的一角有一大鏡架，鑲滿了遇難者受害前的照片：男女婦孺兼長者都有。我見到些數歲大的照片，不覺黯然神傷。未知罪孽何在？生命未開始便遭摧殘扼殺。牆邊隱晦處有一照片，更令我觸目驚心：是一用骷髏頭砌成柬埔寨形狀的地圖。三條境內大河用紅絲帶穿在頭骨中間，隱喻血流成河之意義。紅色高棉的記憶甚為周詳。除了照片外，遇難者的年齡、背景、職業、家庭都有登記。死囚中有農夫、醫生、工程師、教師、學生、僧侶、軍人、政府官員、外交官、還有少量外國人。紀錄記載殉難有三百萬人，十四萬成為殘廢者，二十萬小孩成了孤兒，六十五萬家庭、學校、醫院、寺院被摧毀。單是這些數字，聽起來便令人不寒而慄。紅色高棉三年多統治，金邊城為之一空。

林龍又說，很多華僑均在此役被犧牲，剩餘都往外國如越南逃生。他自己也隨父母走往越南，那時他很年青。紅色高棉的軍隊都是殺人不眨眼的野獸，有些還啖人呢。那些吃過人肉的都有剛直的頭髮，滿面通紅，眼射凶光，賣相異常恐怖。

往機場赴暹粒前還有點時間，我們被領

往一國營紀念品商店以填補此空白。這裡賣出產在緬甸、柬埔寨邊境的紅寶石、藍寶石為主。黃笑珍、李娜材嫂 Agnes、應義勇嫂陳麗蘋都是寶石的知心老友，所以在此大顯身手，頗有斬獲。伍綱常要物色一佛像放在書桌上。我和他選擇了木雕的佛像頭。這可引起我的興趣，回三藩市後買了一綠晶小佛像，可惜不是柬埔寨的產品。

三天後遊覽了吳哥窟後從暹粒飛回金邊。本來旅程表編排往郊區參觀鐘屋屠場的，那是紅色高棉統治時期大幫屠殺和掩埋平民的場所，有很多人在那裡被生葬。陳設中有馳名國際的骷髏陣。團中有幾位同學認為看完監獄博物館，令人情緒低落，鐘屋屠殺場可免了。樓永靜提議往國家博物館去，那些寶石知己要返回國營商店作第二次交易，於是兵分二路。我是往國家博物館去，這是1917年法國人用紅磚模仿高棉式建築的。館內蒐集高棉雕刻甚富，從吳哥期前（七世紀）至吳哥期後（十四世紀）。每期間的藝術品都有其獨特的風格，從服裝、髮型、裝飾品可以辨認出來。早期的雕刻深受印度的婆羅門教的影響。後來的便加入佛教的成份，十三世紀後尤著。精華包括西元前六至七世紀時期的八臂文殊菩薩像。國王Jayavarman VII坐像（1181-1218），他正在低頭沉思。館內還有很多陶瓷和銅器，亦有從吳哥窟搬來的巨型石靈珈（男性性器官）。但那原在吳哥城瘋王臺上的麻瘋王雕像，我卻見不到，可能在樓上。

驟然看來，金邊是一平淡無奇的東南亞小城，但慢慢地體驗到它的神秘和魅力了。它曾有過風光而輝煌的歷史。七零年代的哀傷和血淚製成混亂和消沉。在劫後餘灰，滿目瘡痍中，金邊掙紮地爬起來。今天它在十字路口上徘徊。這是一滿有活力的城市，邁步前進的腳步仍拖著歷史給它的負擔和枷鎖。遼闊的大道點綴著精美的殖民時代建築物，但轉角便見到殘破不堪的樓房，和滿佈孔洞的路面。河邊和中央市場的蓬勃商業顯露出它的繁榮，同時街角的殘疾人（多被地雷所傷）和行乞小童反映出它的貧困。很多遊客直接從香港或曼谷等地飛往暹粒去遊覽吳哥窟而忽略了金邊。或將金邊用作轉接站，在機場稍作逗留便飛走，這是錯誤的選擇。作為旅遊城市，此劫後名城自有其獨特風格的。況且金邊華僑甚多，美食不可勝計。



輝社同學難得相聚，當然要留影紀念